

武甯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國朝

豫甯公廨記

陳思珊 邑人

武甯縣治背負玉枕面襟修江其形突然聳出諸峰星拱市廛繡錯面南嚮離居高臨下之勢則然也堂外有簷亭儀門庫藏幕廳東西廊房又有退食堂及官舍保甯樓王夫人祠制度宏廓內外聯絡城垣綿亘華彩軒翔載在縣志熒熒烺烺逮順治三年丙戌以蠢逆首亂悉被焚燬四年丁亥西河任侯天祚請於上憲始建正堂保甯樓樓又灰於丁酉而正堂楹制頗崇僅覆以陶瓦內外木石及簷亭之屬多未竟十八年辛丑冬雲夢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四百六十二

馮侯來涖茲土坐堂上四無完壁仰見明月每徵輪之會風雨之夕里民無所託足其出入儀門瓦桷傾欹目眩心悸不可以待於是度工庀材繕以垣墻廣其規制乃暨乃塗如翼如革堂門上下翕然改觀又以東西廊廢書吏星散每奉上司文字繕理於家責以稽遲互爲口實乃毅然經始所制兩廊凡二十有二所一時並舉以及庫藏官舍修治完固周密無復疎簡之憾矣若王夫人祠春秋有薦水旱有禱神所憑依於是乎在乃往跡久湮舊規湫隘益以棟宇巍然穹窿丹雘用將廟貌新而神靈妥焉是役也不費公不擾民不亟成優游而圖之從容而樂之以宏制作以辨上下以洽神人靡有或遺登斯堂也鳴琴而理宣上德達下情發號施令以

仰副

聖天子子惠元元嘉與維新之意率由於此其關繫豈淺哉
余邑志不續者三十餘年其間興廢舉墜事多湮沒不
傳故不揣謏劣因書之以俟後之續志者云邑人陳思
珊記

重修儒學記

鄒度拱新建人

豫甯學宮崇禎九年應城寇公從諸士議請於上遷縣
治之東復宋舊址也以地局隘不稱署篆姚公王公捐
金買民地益之制乃大拓順治二年闖賊由江州陷武
甯學宮煨燼四年任公將治之方庀材輒謝去夏公至
斷草架梁椽覆以瓦稍受聖靈餘未及焉十八年冬十
一月雲夢馮侯下車明日謁文廟講學畢環顧喟然曰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二

四百七十六

學宮聖賢之所棲教化之所出人材之所聚也今若此
玩愒不治獨非司民社責乎至康熙三年乃度材鳩工
經之營之自聖廟兩廡櫺星戟門繼而明倫堂啟聖祠
各宦鄉賢祠以及西序東序靡不就緒木石整理施以
丹雘度費凡三百緡有奇悉取諸內橐他無所預焉是
役也肇於夏之四月告成於今春之二月癸亥越四日
届上丁先期學博湯君率諸生迎侯釋菜味爽拜獻於
廟燿然一新斯時寶炬熒熒庭燎有輝昭其明也馮侯
戾止鸞聲噦噦昭其節也籥舞迭奏鐘鼓喤喤昭其聲
也籩豆豐潔芹藻苾芬昭其物也峩峩髦士威儀反反
昭其度也爵以三獻禮儀既備諸生進而賀曰曩昔兵
馬在郊倉卒苟就宜有咸缺今也周垣屹繚櫺星闕闕

殿廡深徧祠齋軒敞實實枚枚恢恢燿燿諸生得趨蹌
執事於廟中殆所謂入宮牆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
與侯之功於學也如此庇於士也如此侯其尸於斯祝
於斯與諸生言未既侯再三謙讓揖退學博湯君曰微
侯功德不至此諸生言豈溢美哉命弟子汪克淑識之
淑唯而退遂以馳告鄒子問鄒子記鐫於石鄒子曰古
者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養耆老上賢崇
德簡不肖紕惡胥出於學學校不飭則教化不興教化
不興則城闕佻達士習不至大壞不止今豫甯學宮馮
侯不憚艱苦竭精悉力凡所宜有分區布位一舉而完
好若此俾甯之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東西序之
下教化不以是興人材不以是盛與昔韓昌黎當學校
廢弛之日獨能振興絕學史稱其賢胡瑗教授湖州設
經義治事齋科條悉備以身率先仁宗作大學取其法
著爲令式異日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百八十三

天子下明詔飭天下廣崇先聖廟貌優獎醇儒則馮侯實前
驅矣有民社責者聞鄒子言亦有感發而振興者乎馮
侯名其世號際生楚雲夢人甲午選貢學博湯君名民
貞號子良南豐丙子舉人學既成法皆得書翰林院檢
討新建鄒度拱記

修省倉記

胡文衡 邑人

漕倉之在邑者西關內建倉百餘而城爲之護飛輓如
雲者或一日至或不一日至皆可陸續以應追呼及省
會則遠治四百餘里而舫運者五十四家家計正副米

二百數十石往建倉章江門面抵大江風濤澎湃艤幢觸擊逆析破碎數爲民患於順治十一年購地惠民門外水次深僻維泊安靜且輪囷周遭爽塏堅密一勝圖也以牆垣未繚歲久圯壞里胥修補罅漏百出厥費維艱疲於奔命馮侯涖治來視其頽廢捐橐飭修以次完葺凡三從事而大儲之倉已改觀焉噫今之爲司牧者一行縮綬困於錢穀簿書類皆苟且因循無復陰雨綢繆之意如我侯拊字不廢催科愛人本於學道唯其所施游刃有餘當於古循吏求之豈可一二有哉於是乎記以待後之來者邑人胡文衡記

西倉官亭記

張元會 邑人

武甯糧儲舊有西南巾口三倉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四

四百九十五

國初富平王公從民議徙巾口於東倉輸九鄉之米貯之郭內後撤東南二倉而歸併於西倉其制有亭爲蒞治者報最之所出入輸納日與赤子相親如家人然卽窮鄉肩荷而至皆得近父母有所欲白上下宜通無沉滯扞格之虞蓋有古良吏之遺意焉歲久失修漸以頽廢官車鮮停蓋之區里民無站足之隙椽桷欹仄風雨漂搖相視漠然罕有留意者辛丑冬馮侯縮綬於茲爲政以愛人爲先臨亭環顧咨嗟久之曰此親民之地也豈可令其荒圯於是勅工庀材繕其倉葺其亭修理纘密使完好焉侯與民從容計畫於其中時復省顧曰雨暘時若乎人無疾疹乎所入幾何所輸幾何能無號饑寒乎民各獻其情相與歡忭起舞於亭曰侯之仁我如此

古者宰相之選多自縣令以其嘗近我也而留心天下之士亦每喜爲縣令得以周知閭閻甘苦盡所欲爲顧後世吏治不振雖日與民親而終無親民之意上下隔絕已非一日嗚呼如我侯者豈易有哉元會亦將有民社責用是自惕謹書於此以示後之居此亭者云

躋甯樓記

學諭湯民貞南豐

武甯舊衙退食堂後有保甯樓形家者云以迎龍脉而壯地勢也無何災於順治十四年丁酉逮康熙四年乙巳馮侯其世建樓明年三月樓成顏之曰躋甯有取於攸躋攸甯之義焉侯蒞治來不事敲撲與民休息如治苗然護其良而去其害灌溉滋長以待有成蓋五年於茲矣侯以風雅自贍優游有餘登是樓也太清涵空爽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五

四百八十五

氣飛來北彌玉枕西接九宮南望柳山東眺吳峰足以收一邑之勝而侯若欲然不足當夫土膏新潤萬草含華則思幽村僻壤有難於舉趾者乎曰何以省之又或晴霞曉燦綠蔭芳穠則思町畦溝洫其有暑雨之咨嘆菴之嘆乎又何以慰之及露團雲歛修江練明亦已西疇告成其有滯穗不沾授衣無計者乎吾何以助之至夫霜風凜栗雪花飄空時或物窮力絀將無有茅簷不葺婦子靡甯者乎其又何以周之時序變遷觸物驚心其間往復圖維有必登諸衽席而後厭者庶幾我侯攸躋攸甯之意與侯皇然曰是吾心也而未逮願以侯後之君子邑教諭湯民貞記

看鶴亭記

湯民貞

水自神童山逶迤縣治以東其流清徹可愛有跨而御
之者曰看鶴橋誌稱邑士鄭尙華鑿石爲之構亭於上
其旁有鶴隱觀不知毀於何時康熙四年乙巳秋馮侯
其世復建是亭亭旣成適中秋之夕夜靜人定散步橋
上四天一色萬籟息躡桂輪藹藹梧葉蕭蕭雉堞列若
翠屏下映碧水細流鏘然如環珮方倚欄悵望思其名
慕其風惜鶴隱觀無可考意者其令威千年化鶴歸來
乎仙不得而見矣庶幾有霜毛玉羽飛鳴而過使我得
注目焉以實看鶴之名乎徘徊未已客賦招鶴二章一
曰偉胎化之仙禽兮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兮
窮天步之高尋蕩皓月以無垠兮渺圓吭之遐音歸來
逍遙兮蘭皋之陰一曰白雲爲之兮碧山爲榭溪影澄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六

五百〇七

清兮不可繪畫使君清且仁兮覽德輝而來下縻爾好
爵兮念爾不暇客雅好文辭取達意美有所歸風有所
自鳳凰神雀且於斯冥湯民貞記

修理監獄記

張仲友 邑人

政之有囹圄聖王不得已設之雖禁奸暴亦必有哀矜
勿喜之意寓乎其間曲爲軫恤而後天地生物之仁庶
幾相維於無窮是故天官以貫索虛盈明政治乖和匪
偶然也吾邑地瘠民貧物力相訕逋賦相仍羈禁日煩
充斥淹滯往往有之雲夢馮侯甫下車閱及監獄惻然
曰皆吾赤子也何忍坐繫至此取爰書出入輕重條其
可宥者聞於上盡釋之時辛丑臘改歲時也又念一二
留獄者旣失保聚之歡復無飲食度歲之資錫以酒米

使得安息人人歡休獄故瓦礫摧折墻垣圯頽其地壅
滯泥污積闕不疏惡穢叢鬱致生災病迺鳩工度材一
完葺之廢者以理滯者以通而獄大治焉既成邑父老
子弟屬予曰侯仁我民若此其能嘿然耶盍文以誦之
予感而言曰侯之大有造於武也能育物也能廣恩也
古人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若侯者
慈愷悌弟獄雖設而期民之不入也將見囹圄空虛圜
土蕭然而侯之功德流於史冊者方大書特書之不暇
又豈予文所能竟哉姑爲之記以塞其意云邑人張仲
友記

重建王夫人祠記

鄒度拱

王夫人浙東道帥撫盛公添祥之妃邑令文郁公之母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七

四百九十二

也以階封夫人生而壽考沒而神靈見諸誌紀甚詳祠
在縣治內堂之左肇修至今三百年雖代有建修規模
尚狹雲夢馮侯來宰武邑癸卯夏四月不雨人情皇皇
侯以爲憂密禱於夫人許某日雨如期果雨歲則大熟
侯曰微神貺不至此於是撤其舊宇而益之興於八月
辛亥落成於九月壬午崇二十餘尺縱橫稱是簷阿楹
棟軒豁而邃密前數武構一亭益以文采煥然易觀巍
朝祀也是日天朗氣清迎夫人像入祠率僚屬拜奠如
儀夕燕於祠猶康爵之義也絲竹迭奏優伶載陳猶籥
舞之義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所以妥神而迓庥者至
且備也事旣竣學博湯君來求記於予且曰夫人之靈
實有明徵正德間陰護李尹之戰滅賊奏凱垂佑軍興

往年有商者舟至三碁風濤大作幾危而安夜夢青衣
傳呼至高門數重內有大殿垂珠簾夫人上坐鳳冠繡
服商跪拜殿下夫人曰以汝有德於人故免覆溺之患
商拜謝而退甲午春祠產三芝秋闈果獲三雉其神異
如此余以禮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與祀典先王爲民
社計至深遠也今王夫人閱三百年英爽不滅功德及
人是先王之所急崇也又聞盛尹奉夫人來宰是邑值
于戈之餘井里蕭條人民流徙盛尹力行仁政生息滋
培翕然風動戶口日益風俗日茂至今不改者皆王夫
人之德教素所蓄積也則其神靈赫濯禋祀不替亦宜
哉然而神者聰明正直之謂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古志
之矣馮侯之爲政也尙寬簡省科條雍容約束衆心咸
一實能繼盛尹而新之者而侯之懿德遠矣一禱而雨
侯固有潛孚於神者曷足異哉侯名其世號際生守府
胡君諱維新號慎之例得並書以勒諸石云鄒度拱記
北辰樓記

盛彌願 邑人

縣治城之北徑通興瑞山藪綿連時竊發爲盜藏奸巨
澗而北門爲之蔽向闖逆寇武謀攻於北累晝夜輶櫓
器械畢張駭人耳目城內率丁壯相拒卒不能下馮侯
詢往事乃相地勢爲治安計去北門透而西計十餘丈
築臺臺可遠望爲樓曰北辰蓋一邑之樞紐於是乎屬
焉嘗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
故也侯之建是樓也其知所務矣雖然城池爲外備而

民爲根本吾不爲之所信無備矣苟兵至而民逝則昧於其本也故春秋書浚洙書城中邱重民力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內有所恃而外有所備唯良有司是望耳吾侯愛民如子而以其餘閒爲一邑久安之計不勤民力不費民財巍然奠此巨觀固非尋常興築而爲無益之舉者矣後之登是樓也可以望氛祲察災祥時遊觀節勞佚想見吾侯之高風豈徒侈壯麗怡耳目已哉願得於羣士中而請誌一言以爲異日牧民者法邑人盛彌願記

遊瓜原記

汪克淑 邑人

瓜原衆山萃嶽諸水潑洄豫甯勝處也山有二峯一曰吳王峯爲東吳孫權祖墓一曰狀元峯爲宋江萬里墓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九

五百〇五

縣志旣載其事而鄉人亦以此名其山由來非一日矣及閱輿地志江公都昌人葬石沙灣孫鍾種瓜事見杭州富春頗深怪之丙午秋自章江歸停舟三碛偕友人尋所謂瓜原者陟其巔得吳王墓壙形如鉢不生草木高廣約數十步又歷江公墓讀書臺鄉人一一指示余徘徊久之嘆曰此豈好事者爲之耶豈孫氏奄有東吳其先人遺蹟杭與武甯互傳耶抑或以其墓而附以瓜圃耶江氏之族或亦始居於此而後人援引耶又或當宋亂時賢者避地而然耶是皆未可知也然二峰翹然聳雲翠靄森秀而瓜原巖洞奇奧爲仙人羽士所盤桓予與諸子往復採取恣其所欲目給不暇又何泥於古焉其傳述之真與僞皆可不論也因爲之記以曉後之

遊者云汪克淑汝止記

重修儒學記

盛際斯 邑人

古者有學無祀自漢隆祀孔子置博士弟子員至唐命天下郡縣立學世有常祀學有常師士有常業天下學者皆得入其廟讀其書人才之良楛士風之盛衰率由乎此後代習以爲常虛崇廟貌師生失授受有終歲不一至者卽所講論亦不過上下其文藝與諸生決科名爲耳目計而於聖門爲己之學一無所與甚非古人立學之意予少遊膠庠聞見已熟及鐸洎陽思有以奪其故習而未能也適長兒大業至署持友人杜燕陳良謨羅九章書僉云吾邑學久頽廢椽棟傾仄釋奠無所縣侯董公大呂慨然倡興鳩工庀材所爲大殿門廡宏敞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一記

十

四百九十六

觀深以及庖福齋廬公署修潔完整不暮年而制大備可謂盛舉能無文以章之予惟學宮爲養士之地理學名臣大儒所由出而聖人之神靈實式憑焉董公修而大之其知本矣然而學之興廢視人才以爲轉移顧學之不講且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學雖璀璨其宮巍峩其門終無補於士習盤銘曰苟日新重其始也吾邑諸君子甫新其學於以由路則思此爲何路入門則思此爲何門升堂則思此爲誰氏之堂當必有退而自新沐浴浸潤儲爲經濟鬱爲著述霍然大異於往昔者他日解組歸里扶杖追遊將見人才森立出而羽儀

王國處而玉蘊名山以鳴一代之盛以答賢父母之厚望豈徒飾俎豆侈壯麗已哉予旣愧無以稱學師之任又幸

桑梓之學方新而未艾於是乎記以待後之來者云康熙四十七年冬邑人盛際斯記

中堡獅厓記

張應遴 邑人

豫甯爲洪州山藪疊石懸厓奇瑰變幻若飛禽走獸象物而名者難以指數獨紫鹿岡青牛洞則寓跡也以其爲高人逸士所遊覽遂得標勝乘冊相傳至今不衰邑南十五里中堡有石厓高數十尋巖巉峭削俯臨溪潭宛如獮狎蹲踞者厓膚帶土草木叢雜鬚髮如毛鬣後有古松數株盤折蔥鬱勢如矯尾溪中一石卷起圓若毳望之類獅子狎毬狀人遂以此名其厓歲庚戌余館萬氏書屋與斯厓相對蒼翠之色照曜牕櫺出戶每興遊思然以事牽不果及秋杪始偕友人登之攀藤附木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一

四百八十五

猿引而上喘定踞其巔見夫羣峰攢矗萬垓森羅若起若伏或隱或見中間一道如練則修水出沒其間週遭數十里流峙萬態一覽收之莫有遁者嘻異矣雖然此厓也與天地水火俱生湮沒至今而文人韻士屐齒罕至不得一暴其奇何其遇之艱也然則予此遊又得不謂山靈之厚幸乎故記之以留後人云

月夜泛修江記

張應遴

城西有龍潭寺俯瞰修江水石交映風帆上下四時雲物變態莫名吾甯勝區也歲甲寅予授徒寺中讀書有暇輒臨江眺望神懷曠然江之陰友人盛子文潔居焉是歲盛子亦授徒鳳山佛寺鳳山峙江臯與龍潭參差相望門徑往來隱隱在目四月旣望盛子渡江過我縱

談久之日將夕盛子辭歸余曰修江月色最佳我輩生長江上今齒已過盛曾不一泛清光以酬山水耶人生散聚何常子其爲我留茲夕乎盛子笑而許之遂泛舟同遊及門諸子挈樽榼攜簫籥寺僧洪仁亦具爐鑪以從放棹時月影朦朧沿江物色吞吐烟雲中余意不暢頗欲還盛子留予少待已而纖翳頓掃太空如鏡向之蒼茫隱見者悉森羅而出水月相盪閃閃作金色光於是列杯罍陳餽核竹肉交作響振江干舟繞南岫下過絃歌渡瞻鳳山眺獅子厓水上清風習習此身如浮海島杳不知有人世矣北抵永慶寺時夜將半忽送鐘聲遂捨舟登岫穿竹徑叩禪扃住僧見余兩人至因供茗果亦就月飲焉及登舟城柝已五更盛子與予大笑而還吁自有修江以來不知幾何年而月色風光遞爲迎送又不知幾何年乃至今夜余兩人者偶然而取之適然而得之又豈人生所易有耶是不可以不記

龍潭寺記

盛樂邑人

邑西數百步有潭曰龍潭其水澄碧滲瀟深不可測潭上有石嶙峋刻削如筍如旗黃涪翁與鄭山人子通時時往來詠眺構亭懸崖間曰水月亭其北爲雲龍書院蓋卽山人草堂故址立以祀二先生者且爲士子課誦地其廢則已久矣書院之旁有寺曰龍潭寺後庭居佛前祀許旌陽遜相傳遜與董晉斬蛟於此邑人德之恐廟食不繼託諸桑門以爲久長計其興廢始末無冊籍可考今寥寥數楹許君神像傲居門下席前闕趾至無

可展拜地既失前人所以立寺之意又歲久傾側壞廢而棟崩難以苟存寺僧續遠告諸邑人相與重新其堂房闢其寮序俾仙與佛各得所棲以無廢前觀而丐予爲記予少時讀書之暇每當雲物佳美輒閒步江干瞰危岬俯澄潭慨然仰二先生之風思與同里諸君子剪荆蕪礫修復雲龍舊業旣以鹿鹿四方歲有舟車之役又力微薄處闇而呼寂無應者虛負此志且二十年而續遠已自力於有爲克修其宗門如此獨予以士人不能慙慙同志爲黃鄭二先生延百里清風乃復執筆以應外氏之請其於急緩重輕何如也然寺與書院地相比而垣相接其間梵宇仙壇岌然在望而先賢杖履歌遊之地顧猶棘荒烟鎖予卽不勝任諸君子必有怒然難已不欲令祇園獨有薪傳者則此寺之修或亦吾黨之先聲也於其成姑塞其求又將酣筆以有待於後云水濱盛樂記

五鳳山寺記

盛 暮色人

豫甯山水嚴固風氣醇古通邑無叢林大觀婦女無天冶嬉遊祈禱之會雖幽巖翠巘一二棲倚者類皆溷跡荒利食力以自生予嘗與學者談頗以爲幸廼考遺書有靈源師與黃山谷友善而法安靖公亦習山谷山谷性好禪又以筆墨自喜往往溺於空門文字往復酬答而山水亦藉之以名亦其時會使然也縣西五鳳山有顏寺當孔道僧元印自南鄉橫堂居此予過其室見元印孤苦若難以存唯几上有嚴華伽楞經與之語甚明

暢頗異之比予遊橫堂殿宇深潔及有耳樓藏書甚富
皆元印所治其徒雪灑能詩出覺範文字禪相示爲留
信宿始知元印非流俗人時復與徃來茶果爲歡間曰
某獨宿此八年矣念行人疲苦將且新之予慙友人
普菴爲序以道其意今年冬大殿禪房茶亭畢成丐予
爲記予徃怪山谷以儒者而佞佛或非所以自存及讀
覺範詩交與山谷靈源徃還所有皆可喜者山谷佗僚
久不得志而靈源覺範又皆一時才人相與託其意徘徊
躑躅以自見於山水文章間其亦殆有未易各言者
耶五鳳爲西北各勝予出入劍山道所由經時或與元
印坐危簷下追論古人意興甚適仰望榱椳岌岌欲墜
不移影而退而今固已如此也予雖不近佛其能已於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十四

五十六
四百九十九

言耶元印名某吉安人

遊柳山讀書臺記

盛 禧

乾隆己未十一月六日予與朱生沿白石港行一里石
多綿亘水中磊落可玩由港少折曰鷺嘴崖從石磴鳥
道逼仄蛇行數百步至岬下有磯可坐釣少憩復行得
一小洲見二三人墾藝又上曰獅岬徑益險有二棧道
其岬縣立壁削下臨絕澗虛眇疑蕩不可縱視匍援行
里許乃得夷曠有埜曰蘆芳洲又一里踰梁有村曰山
口居人姓陳入其宅飲茶又渡津過馬坪上山及里許
始至柳子讀書臺臺廣一畝有遺觀數椽由觀前望之
有山曰澄明日翠筆環之若屏旁有井爲貞公井水自
石罅中伏行不見出入飲之甚甘其上有龍巖佛巖云

明廣可容百人去臺尙二里以日暮不及至予周尋遺跡讀舊碑碣坐石上面澄明翠筆藹藹浮秀溪光村烟縈繚深妙意態無端沉洄不欲去日盡乃取別徑越溪黑行密林中二里許乘月度曲灘灘上星波溶溶欲亂出沒荒洲抵朱生家夜已及半張燈促飯飯罷書此以示普菴時普菴爲鄉人所留不能與余同遊爲可惜云
重修武甯縣學記
布政 彭家屏 夏邑人

皇帝御極之元年武甯貢生盧大舉修其邑之學宮三載事竣中丞岳公濬學使趙公大鯨議欲題請以旌之而盧生卒又七年邑紳士乞予文以記予維盧生之修此學也蓋

聖天子尊師重學之意有以先之而其志則方呈其端而未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十五
四百六十二
竟者也自

聖學昌明天下皆有學以祀先師而隋唐之際時有廢興宋時士不滿二百人亦廟而不學我

朝府州縣衛皆有學固已獨隆於前代矣而乾隆三年天子臨雍復詔文廟制如宮殿瓦用琉璃色黃綠釋奠之日禮九獻樂八佾蓋自太平肇祀以來未有若是之隆且備者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治平旣久民物恬熙人向學莫不仰承

一人意旨以昭文治直省各學有規制卑隘或棟宇欹傾者守令紳士率皆無所愛惜協力修治而

皇上每褒異之亦足以償其所費故人皆爲之勸然而盧生之獨出其貲而不假助於衆人者則未嘗數數觀也夫

盧生之隆其報於先師也世人耳目固有不得其端者矣人必有所甚樂於中而後致隆於所由得如習浮屠老子之業者挾其謬悠之說以爲瓊宇珠宮而人多爲所動爲福田利益也盧生者惡所爲而爲之也哉攷武甯學制遷徙不一要皆縣令爲之倡而邑人從而和之故力衆而事舉今盧生以一人任之而規模視昔爲尤壯其故何也使假之以年得畢其所願將來達之大司空以聞於

天子本朝旌德酌功之典其途甚寬而拔擢人才固亦有出於此者以盧生之魁梧奇偉得所緣以進其身必用盧生用而天下聞風而起者山陬海澨安在不可作鄒魯文學之邦亡何功成而身沒徒使同學之士覩廟貌之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十六

四百九十二

嗟峨科名之聯翩慨念所自而皇皇然求所以報盧生於地下也予雖不文而義顧何可卻歟學之殿廡廊序各因舊有增又於明倫堂後創藏經閣櫺星門前鑿泮池以備其制經始於丙辰秋八月落成於戊午冬十二月寒暑凡三易計費二千餘金與盧生同經營勞苦櫛沐風雨而訖於成者教諭彭錫珩也至於學校之見於經及曾王二先生之所已言者皆不復贅云

豫甯書院記

邑令

鄒應元

寶松

五代學校廢壞學者多各從其師廬山白鹿洞以講學聚者凡數千百人宋初賜九經肄習又賜額石鼓書院一時嵩陽岳麓應天書院並有名並勅賜額嗣是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多創建書院用廣教益及我

國家

天子敦崇文學崛起多士所在書院

命大吏徵四方有學行者主其試考課黜陟一仿學使者之法而膏餉所給每歲動公帑以萬千計誠盛典也武甯舊有雲龍書院在縣西之龍潭頽廢於荆蓁墟莽者歷有年所余旣蒞治歲當大稔殖物豐溢人民亦旣和樂政治缺失亦旣以次修舉爰念武甯雖偏僻山隅亦

天子文教所覃敷地遂捐俸與邑之士大夫謀卽古朝元宮舊址復創建之而士大夫多欣然就事於是規制度量材用經始於乾隆十八年某月越某月工旣訖功迺集邑士大夫而落成之且揖而告之曰古之立政者崇實學明教化凡以掖之禮義之途砥礪之以經世服物之大其始非不祇肅也乃沿流旣久或且藉是通聲氣之求長標榜之習馳騫聲利干祿梯榮甚非

天子所以獎勵人才之心亦豈有司所以承流宣化之意哉武甯於西江爲下邑然其民樸厚而簡質其士大夫敬讓而崇禮猶有古者之遺風焉唯是諸子相與敬業樂羣琢磨循習益勉其所未逮異日者道德明經之秀鬱然興起其中將下之敦率子弟昌明術業而習俗長厚其上之建用於朝廷亦多根蒂史書明達治體彬彬乎負士林之望而被其休於天下國家是茲邑之光也而守土者亦與有榮幸焉士大夫聞余言而是之且曰是亦吾邑人志也遂書之以爲記金匱鄒應元記

遊南山

張任邑人

縣南七十里有山曰南山又曰楊峰綿亘數千畝環以
大山帶以溪水四墅烟火暮置以深居窮谷抑隔弗遇
故其名蕭瑟至今不甚傳山巍峻爲一鄉之屏障然皆
逶迤平瀉獨東北一面角立毳浦居其下望之有峰所
云楊峰者毳浦有之也余與諸子循東徑而上跨戴嶺
踰竹澗及古洞洞口有石曰獅石少憩復上三百餘步
得蕉巖綠陰延蔓里許蕉盡竹覆其巔路從蕉下取入
紆迴數折乃抵筠間時有鳥鼓吹其上少復清風至竹
聲與蕉聲激宕幽咽鳥遂飛鳴而去由東少折而南數
十步遇澗不得渡會探蕨人負之行又自南右折而東
上百六十步已無路茫茫行里許及崖崖高數十餘丈
中分之若鋸絕然其下巉巖峭削幽危險仄不可縱視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十一

五百三十三

又上里許有泉水澄碧始飲澈骨少咽津液橫生余與
諸子飲其上不欲去泉旁野菊數十本黃白錯雜蝶營
營其間良久仰盼絕巔雲烟渺杳若難卽者諸子倦欲
返余興豪策之進又援嵯而上嵯絕攀棘叢躡鳥道歷
艱險幾數百步乃得及巔巔上有數石小者五六尺大
者丈餘其色墨扣之微有聲皆可坐其西北錦雞向寶
隱蜂馬鞍諸峰若環衛俯首聽命中縈一水紆回盤屈
而出其南亂草湖朱家山東山勢不相下然皆連袖以
向比附有意若爲左翼艾嶺正東壯其右郭柳峰立東
北適彌其缺水自亂草湖歷桐坪達毳浦出鼓洞繞楊
峰二面而歸於馬山與西北水會余與諸子分坐石上
流連久之以茲山之奇蘊伏於此閱幾千百年無一至

焉者而今日所至又皆寂寞中人噫嘻山與人適然而
遭其可不謂知己耶遂大笑而歸於是乎記之丁卯重
九後一日邑人張任記

尊經閣記

翰林 徐維綸 奉新人

將欲啟道義之橐籥窺聖賢之堂奧則必聚天下好學
深思之士而大涵肆於六經何也天下之道備於聖聖
入之道著於經尊道故尊聖也尊聖故尊經也此其事
倡化於朝廷承流於草野又有人焉左右其間乃以旁
皇周浹相與亶亶於津涯而不倦夫籍之於心則爲邊
笥任苑而不必人有其學也掌之自上則爲石渠天祿
而未必家有其書也崇學校育人才極諸山陬僻壤皆
得沐浴乎文教則尊經閣之意美而制善也今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十九

四百九十

天子重道崇儒闡明經學

頒發易書詩春秋彙纂及性理諸書於學宮所在郡縣多建
尊經閣以儲之武甯盧君大舉知尊聖者也見學宮傾
圯捐金修復復於其北特起此閣懿乎盛哉余嘗論三
代而上以學爲治爲經而其道遂傳於後三代而下以
經爲學爲治而其道乃合於古雖有魁壘拔奇之材其
議論足以傾倒於人其行能足以表見於時其功名事
業足以烜赫震蕩而鈐鉗乎一世然而漭漫決裂卒爲
人心之蠹糜而不可治若是者何也經術不明而才質
用事也夫二程朱子宋之大儒也范文正公宋之名臣
也其始皆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知無所得終返而
求諸六經故學不本諸經者非正學治不本諸經者非

醕治持此以論三代而下之人才其亦有所監以爲之歸歟武邑地僻民醕士知學古復得盧君以振興之將經明而行修必有處爲名儒出爲名臣者出於其中則是盧君大有造於是邑也抑經者聖道之淵府也盧君之於道未知何如然而盧君知尊聖者也尊聖故尊經也

重修學宮記

學諭蔡 錕 貴溪

乾隆三十年丙戌秋八月錕奉

命司鐸武甯上丁釋奠及朔望祇謁文廟禮畢與諸生周視山川形勢詢學宮沿革始知雍正甲辰遷於縣治之右規制一新而於前明闕街建橋爲外泮之意未盡合也孝廉盛公進而言曰曩自盧君獨力捐修垂二十餘年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三

四百八十六

矣椽桷隳頽漏溼莫支文廟之牖竟生蓬蒿且屏牆密邇櫺星門外餘基散漫循街而下益低窪勢與溪平兩岸中斷一水傾斜形家所謂內逼外陷蔽塞明堂地氣不固土氣不揚培之補之于昔有光余聞而趨之惜未及同事也諸生又曰明經潘瀆輝輪三十緡爲之倡都人士悉踴躍趨事爭先而恐後於是疏抉鶴溪淤塞爲半壁狀積土爲堤伐石壘溪岸凡數十層高丈許縱五六倍橫過之時則有上舍翁顯祖父維品建橋曰玉印以達前岸而後青雲街連屬焉屏牆距泮池數十步及街牆砌通靈可見內外復移櫺星門於屏牆舊址增建儒學門以配之其他漏者圻者朽者欹者或治或葺以次畢舉起庚辰迄辛巳費三百緡而廟貌已煥然改觀

然未及記也後張君華甫成進士銓西曹比部歸而謁予道及文廟修葺藏石以待者久願乞一言爲壽予思一時盛舉百世難忘如銀者文章雖不足以垂不朽顧獨留意於予又聞所聞者歷歷如昨其亦深幸吾黨之不愛其力不私其財蒸蒸慕義以相與有成而是役也風俗于是乎美教化于是乎興人才于是乎出豈區區爲地脉計哉因追述董事者生員張達源盧觀海盛元績熊鎮瀾張華甫盛超王曾裔黃州衛陳毓江儒童陳琮球時乾隆壬辰嘉平上瀚貴溪蔡銀記

武甯與修南昌試院記

主事 張華甫 邑人

事之出大人先生力者士趨之民緩之其力不至士趨之民趨之近者趨之遠者玩焉其力亦不至士趨之民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百九十六

趨之遠近應之邑大者易之小者難焉其力有至有不
至然則大人先生之力出而與邑之大小遠近士民無
不至焉蓋亦非易也武甯距南昌三百里許邑遠而小
應童子試者不干人恭遇文宗大人新安曹公視學南
昌覽東西廡耳舍慨然曰隘矣爾多士將焉處此於是
諸生以增修之議上書閣下公口講手畫定爲楷模觀
察歐公拓以地方伯李公中丞海公總以成我文宗大
人寵以記區區武邑又何言焉然武屬古艾城修水上
下縈紆數百里唐宋以來鄭堂柳舍山水文章之盛不
以地僻而遠邑小而巖爲同郡諸君子所不齒而甫濫
邀

聖天子眷顧備職司刑適丁外艱竊聞南郡士舍旣成且速

多士懽忭鼓舞角力文壘以仰答諸大人儲才之意甫獨不能一詣洪州爲吾武謝爲諸大人賀爲可愧也顧猶幸武邑遠且小爲士民者霍然起而應之輸四百緡鄉城無難色趨事者又復勤勤懇懇不負大人先生之力爲郡縣出而各出其力相與以有成如此也故記時乾隆癸巳嘉平月上浣

重建北樓源雙忠廟記

邑令 萬友正

北樓源去邑治僅三里有雙忠廟祀南陽張公巡許公遠前明萬曆二年邑令胡公東陽捐俸買民屋爲殿以棲神爲堂以肅衣啟閉有門環固有垣起孟夏迄仲秋工成其記有曰武甯遐僻邑也二公靈於此者亦蘇子謂韓公之神如水在地中無求而不得也邑之人水旱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頁五

疾疫禱焉行旅往來禱焉禱輒應官斯土者運漕之期率由祀秩每歲一至余以癸未秋詣茲土望空展拜但見廢趾頽垣荒烟蔓草而已徘徊者久之廼與村人鄉飲賓劉宏集謀新之集故慕義人也世居北樓神靈默佑久矣義無可辭欣然應命其子太學生光曾區畫董理不數月而成煥然一新計資百餘金舊有明皇像不復肖塑專所祀也予喜集之爲是舉也以修廢墜以崇忠義以祈民福皆於是乎在爰述數言以誌其始末如此云乾隆甲申夏端午萬友正記

重修看鶴亭記

熊鎮闌

縱三丈餘橫一丈綿亘縣治東南隅者看鶴橋也明嘉靖間縣士鄭尙華鑿石爲橋其上有亭圮葺不一康熙

四年乙丑秋邑侯馮公新之尋廢而亭之以看鶴名也
舊傳令威化鶴來歸嘗集於此其水自小洞山達官塘
源右腋循西北入城過城下出映川門以滙於修江都
人士冠蓋雲集車馬絡繹俯瞰水波滌洞澄澈如鏡每
至夜半萬籟岑寂月色溶溶然如畫夾岸樹影婆娑交
水底宛如玉羽霜毛巢於木末而予嘗流連詠歌其上
蓋極一時登臨之勝云初亭之廢也閱數十寒暑頃復
林巒壑闢水驟漲妖蜃出沒其間而此橋獨無衝突崩
潰之患橋畔主人不忍仙蹟就湮相與捐囊橐審規制
鳩工庀材燿然一新又城東地脈窪陷得此亦足以壯
形勢其崇丈五楹凡十六瓴甌子母約萬計高敞而深
不復以樓其旁有欄可憑可坐其額有丁仙遺蹟看鶴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〇三

古亭八字爲友人陳琮球書其經始也厥歲丁亥厥月
季秋功遂告竣友人盛立夫郵書槐邨屬予爲記予謂
修舉廢墜匡翼形勢非有志力者不能勝其任斯亭固
關一邑興廢之務又仙風勝跡足以款動往來二三好
古之士陟其亭想其人未嘗不銜杯賦詩低徊留之而
不能去然則斯亭之構明月鶴影壯其觀山川地脉效
其靈文人逸士遊覽志其盛卽倦者息霖者避童稚亦
凭欄鼓舞不厭而鄭君之德且不朽諸君之勞其力捐
其貲以翼吾甯又眎鄭君有加焉邑人始事者王丈賢
卓盛君立夫翁君芟雲餘不能悉時乾隆三十四年己
丑九月四日邑人熊鎮瀾記

陂田河橋記

邑令

梁鳴岡

邑東三十里有橋曰陂田河橋其水則會雙溪魯溪梅
厓芭蕉原玉希洞以達修江修江固多險阻陂田河溪
水最巨而險勝於江上而甯州下而建德北則湖廣爲
往來衝衢車馬絡繹不絕得橋乃濟歲庚辰昇仁水災
予奉檄詣視道經是橋見功蹟甚偉心竊壯之越橋里
餘至余生鳴珂書塾詢橋所由成與踵相修葺者余生
曰向故無橋里人於淺灘中樹大石齒齒如鋸聊以利
涉然負者輿者往往失足傾仆不得渡春夏之際山水
暴漲橫流激湍滌洞上下篙師橫舟射利其間而遠近
尤困康熙初年有老僧以一肱穿鐵索募修立二石墩
尋傾不果成越數十年生員王翰余凌霄振鐸監生余
廷瑞張大士等慨然議修彙石爲十六墩架以石梁高
二丈有五尺長三十餘丈廣五尺凡費二千餘金而是
役也經始乾隆丁亥九閱月乃告成功主修者余良卿
余崇曾各捐金一百二十兩伙助者或數十金或數金
不一蓋一時盛舉也橋旣成余生又醺會金買產爲隨
時修補計且再拜請予紀其事以垂不朽予謂成枉成
梁不以惠傳以政傳賢有司執政琴堂精神常周閭里
而是橋成於諸生去危險免舟楫萬民以濟濟矣且善
其後歷久而不壞於戲何其仁也遂欣然記之時乾隆
戊戌嘉平月四日

重修大橋河橋記

張紳邑人

昇仁鄉水之大者二東流曰西河西流曰東河東河發
源於羊腸山之西偏羅坑東過小源又東過青壁西折

至王家舖又西會南流坂注雙溪南迤匯甘溪水復西折而至大橋河經龍口抵南灣與西河水合乃達修江東河所經凡九十餘里鄉人不呼東河而呼大橋河河向有橋頗宏壯橋因河設河遂以橋名其興廢遠不可稽至今得專名爲大橋河則人不忘橋河以橋重可見矣橋旣廢鄉人取大石百十爲砵卓立水中齒齒然人望而危之不敢展步歲久石欹勢益齟齬擔者昇者類多蹶仆之患及春夏水漲洪流沒砵則水能厄人人不能與水爭往往臨河而反感嘆大橋之所以爲大不幸而廢於今也文學劉君廷璵夏君曰瑚毅然以重修爲任而上舍劉廷蘭熊輝各捐百金爲主修乃伐石於橋側之山未及尋得佳石堅濶而文與凡石異衆皆喜曰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五

五百〇三

天所以玉成斯橋也不煩轉運而事省功多豈偶然哉於是踴躍捐貲經始於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至三十三年春三厯寒暑而橋遂成橋長二十有五丈濶一丈五尺高倍之爲水門者五約費二千餘金仍稱大橋抑吾聞泉州之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斯橋其懸絕矣奚以大名顧蔡君謨以名臣之望太守之力檄海神而告以期何難動施者而宏其績劉夏二君爲文弱書生經費督工不憚風霜跋涉之勞遂告成功若此則雖不及萬安而勢實較難利亦甚溥卽謂之大橋固已大於武之橋也後之人時加修葺永久不壞異日卽爲古大橋又何媿焉是爲記

重修文廟外泮記

進士

徐曰言

奉新

文廟前數百武有橋曰玉印其廢已久辛巳歲邑紳士遷櫺星門距戟門數十武繚以墻垣近溪又十餘武後議伐石成橋以復玉印之舊而資費不給翁君維品聞之慨然以爲己任費百餘金橋遂落成前任廣文歐陽先生有記翁君有孫名蘭予友也予遊豫甯與蘭叔父顯祖登玉印橋溪水澄碧自西入東滙修江爲縣治鎖鑰及至文廟西廡讀歐公記云翁君以艱難起家踴躍好義力所能爲權輕重而出之以視溺浮屠貪福田利益斤斤於不急之務爲何如也予撫摩珉石輒流連諷詠者三越歲己亥豫甯纂修縣志重新文廟費萬餘金類皆慷慨樂施洞識大體者相與從事而玉印橋議遷文廟之左濬溪滙流爲外泮是豈形家之言足以禍福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一十

破人慳囊哉曾記顯祖與予言曰人情往往負氣節吝施予一二年少紈袴之子輕十金如一銖及簞食豆羹形諸顏色是皆未識其大者予先人以此語勗予久矣蘭曰足下與予讀書新建砥園書院時予先祖已去世七年矣今改修玉印橋予叔姪不惜百餘金以成先志且爲文廟壯內外之觀予叔姪又曷能辭此蘭扎干予爲記云云而予思友朋聚散之際貧富盛衰之感先後繼述之賢豈非以其人哉予得與翁君叔姪爲友翁君得子若孫爲後邑盛舉又會逢其適予雖不文而謂能已於言耶顯祖字芟雲太學生蘭字于谷邑廩生

新洲記

盛元績 邑人

修水自分甯縈紆數百里趨豫甯上游西行越梅瀾東

北流至四望山稍折爲龍潭奇崕怪石磊磊然復東折
過縣治南不灘不波黝而深哀而直帆檣上下南北競
濟泊岸不上數武遂入城乾隆 年水勢漸趨岸南城
麓隱隱有沙渚浮出渡者繞映川門始克達岸後一二
年小石錯落如星又一二年大石鱗鱗然如結如砌蓋
所謂新洲也余童時登屏山樓望西南春漲滾滾東下
及長訪諸故老悉不見江水逶迤環抱如今者又洲勢
縱橫可列數百井距西南城不百武汎洲新洲離離對
峙以衛縣城斯亦奇矣形家言曰水流巽方文星不足
前邑侯董公疏之淪之塞之防之若緒若築績用弗成
而今乃繼長增高不藉人力以爲之豈非地勢之靈哉
予曰不然豫甯之士淬勵濯磨後先鼓舞以應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三七

五百〇六

聖天子作人雅化則是州之昔無而今有也其於人文有屬
焉抑余讀柳州諸記山水文章之勝點綴如畫而予雖
不能文一時遊展所至睇西嵯望獅石春鳧飛去秋月
橫江誦山谷菡萏之句和魏公四望之詩輒流連洲上
不忍去也是不可以不記壬寅春正月盛元續蒼林記
瓜源記

寄 素

距邑之東南八十里曰瓜源山盤旋而西水橫亘以北
豫甯地勢至此若關鍵然初由三碕逆入盤紆屏護田
園繡錯溪水綿延自中出橫堵引流非奇旱不憂先君
子詩曰吳峰之外居民稠活活陂塘歲有秋蓋謂此耳
野盡入瓜畚口兩山牙錯如閉戶狀有峰曰吳王峰世
傳孫鍾整父巖有鐵塚罅其中好事者爭持炬以窮之

其下懸崖千仞怪石齒齒昔人位塔以鎮之循崖劈磴斷續不倫棧道弔橋此爲最險至今石壁字刻猶存焉下磴二三里步蹙蹙作搗鼓聲南折勢忽平行村舍籬落野店成市舊志所謂孫鍾種瓜處也又十里入合港一山中劃源分西東由東源至江家橋爲江萬里先人故址有讀書臺晒月嶺其西源則仙崖篁山之靜明堂旁達西瓜寺雲仙山兀崒嶮巖五丁無痕是謂神域居兩源者田隘而山稠種植收穫與平疇異山行數十里至武陵岬危峰大麓望如天上高不可及忽忽聞翠微歌鼓自水中出篙師乘木筏縱橫自如倘所謂桃花流水杳然者耶柳子曰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然某也生長斯土瓜畬徘徊以爲境盡而詎知此中洞壑乃如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百九十七

此也作瓜源記

黃陂堰記

邑令包必明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之大小遠邇有不可沒者悉采風焉庚辰夏予臨村庄課農事四鄰望雨甚殷唯大田溝澮盈盈禾苗秀碩叩之耆老曰有堰名黃陂長墅發源分流六社溉田千餘畝皆藉吾鄉盧君之力也盧君諱大舉以明經授州同知有遠識慷慨好義丙申五月大水堰圯衆以樹藝爲亟盧君獨任之堰修舉如初復倡輸勸捐置田三十餘畝垂之久遠計租以修補焉歲立堰長一人司其事四十餘年旱澇無慮坐享豐登皆盧君之力也己卯五月長墅蛟興堰復毀時君已故莫能施其力君仲子全迪相度形勢擇巨木爲欄十五虛

其腹飽之以石倚岬填土堅其衛得以共慶安瀾盧君
父子固不自以爲功吾鄉實戴其德嗚呼堰陂水利關
係農功盧君德濟桑梓功資政治實可與斯堰并垂不
朽矣君季子琳自山東平山衛假歸欵見以治堰并捐
修文廟事丐予爲記盧君尙義敦文捐千金修建大成
殿尊經閣已經方伯彭公記其事勒之貞珉固無俟余
言而其治堰之功不容泯沒因憶耆老言書之雖愧不
文聊以誌其實云時乾隆二十七年歲壬午季夏知武
甯縣事包必明撰

重修學宮玉印橋記

教諭 歐陽博

武甯前臨修水城中有溪發源神童山由西水關入城
踰卧象看鶴諸橋出東關以滙於江有嵯峨撐空竦然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〇二

中流之上者則學宮也宮前有橋跨溪曰玉印久廢歲
辛巳邑紳士以宮基稍隘不足壯觀瞻樹屏近溪遷戟
門于故屏繚以垣垣外培土高二丈橫丈之七縱六丈
有奇次新廟廡不數月而規模恢擴煥然改觀矣復議
濬溪滙流爲外泮架石橋以復玉印之舊而經費不支
非得有力而好義者難以觀厥成邑耆翁君維品聞之
毅然爲已任費百餘金而橋遂落成予來鐸豫甯諸生
進而請記於予予維人之用財一也所見者大乃能於
義之所在而爲之彼輕財好施而不足相引重者由中
有所惑用之非其地耳翁君艱難起家獨能明達大體
本其力之所能爲者踴躍趨事又出於心之所甚樂視
夫溺於浮屠誘於福田利益斤斤于不急之務者其相

去何如也橋成未幾而翁君下世厥子上舍顯祖復捐數十金以資學宮修葺費孫蘭從予遊亦醕謹肖乃祖風蓋皆能繼其志者予嘉翁君之好義從諸生請以記于珉後之覽者其亦可以興已時乾隆壬午季冬安城歐陽博記

重修文廟記

楊光斗

我

皇上克紹

聖祖

神宗之德昭宣文教海宇雍和郡學縣學廟貌崇隆規制協一

維春及秋典禮嚴恪豆鼎鐘彝細大懸存罔有闕失武

雖巖邑霞蔚雲蒸菁莪泮藻後先英發南國籍籍艾城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三百七

千尺廓分芙蓉練垂修水上下紆縈七百餘里靈氣鬱盤乃秘乃洩仰荷

至聖澤被窮僻伏思

聖天子巡幸闕里

天章渙汗多士鼓舞刮摩耳目乃瞻櫺星石表禿兀乃望戟門楹欹桷斷殿廡隘塞垣墉傾圯因仍舊貫曷饗

聖祀我邑侯 梁涖武十載士民熙熙百務具舉一日召紳

士集明倫堂曰文獻學校兩者闕一不治其責在予爾紳士尙飲予所不逮贊哉襄哉歲己亥重輯邑乘庚子稿成呈覈給梓壬寅乃竣厥功先是許戎臺涖武素精

形家言及謁

文廟曰祠廟參差陰陽齟齬動靜淺深縱橫尺寸悉不如法

邑侯聞之曰嘻會逢適也作合天也予與多士旦晚焦思以謀盛舉卒不能作而今乃治事有人也汝多士最哉於是邑紳耆上書邑侯卜日治

文廟事邑侯曰合治分治厥功煩厥費夥始之終之唯汝都人士諧予觀成焉八十老丈貢生潘崇桂曰大成殿土木之役吾一人任之僉曰可潘君倡義予鄉市曷敢不勉厥後東西兩廡則昇仁安樂鄉司之貢生洪謙王子音生員張翼南張明遠李趣堂夏曰瑚劉光朝安樂監生李吐芳爲董事者戟門及各宦鄉賢兩祠則上南鄉理之貢生葉煥文生員羅應權張璘熊飛夢張濱監生鄒翰爲董事者崇聖祠則監生羅彥丹墀耆民余海士輔葺之泮池則下南鄉職之副貢李葆光生員陳光國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十五

董之忠孝節義文光諸祠則耆民田懿年儒童萬祁文學張達源爲之生員盧觀海費冠武黃州衛盧鰲董之垣墻則順義鄉營之貢生熊鎮瀾生員周芳棣楊蔚監生余鏌臬書劉錫珩童生鄭學遠黃卓倫熊應瑞董之石坊則監生程新川雷尙樸雷鐘鳴車朝選立之明倫堂櫺星門儒學正齋及雜役小工之類則志局輸金應之儒學一門則四十都經之衆生童與耆民董之外泮則監生翁顯祖廩生翁蘭易之新之尊經閣如舊弗遷而是役也寬廣軒豁巍峩轟雲丹刻離奇金碧掩映大成殿也費千緡巨帑細栴鉤拱懸星錯落成文以大屏翰之觀戟門也費七百緡鏤厥扉崇厥趾曲檻回廊虧閉風雨東廡西廡也費五百緡泮池爲泮爲橋爲琅玕費

二百緡石坊爲貌爲象其上爲梁爲蓋爲蓮蕊頂費三百緡獸磚鵲瓦印泥刻象磨礱成巧範合成奇周遭廣袤約千步爲墻爲垣其左右爲耳坊費六百緡柱礎離離離檐楹四面扶輿千霄磅礴匝地爲魁星閣費五百緡其餘規畫位置爲輔爲理爲小爲大爲分爲合爲諸祠爲一門爲外泮凡費數百緡而是役也舉之難舉矣成之難梁公督翼於上多士奔走之率職於下凡五載乃克有成可不謂難哉可不謂難哉邑侯命予爲文記之予懼怖悸慄者屢日不獲以不文辭勉強有紀且重言作頌曰

郊格

廟饗我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百二

聖天子穆穆皇皇辟公駿奔躋躋踳踳我武囂疆柳岱峩峩

修水洋洋

聖澤淵涵多士賓

王左遷

文廟卜云不臧乃謀右遷規畫用長琴堂之西玉枕之陽日復旦兮日月重光戎臺有許邑侯有梁文獻學校治具畢張乃羅厥遺乃補厥亡邑志告竣縹帙緗囊闔邑紳耆謀議曰同鼎新

文廟儒克有宗乃度厥材乃相厥工乃繩乃直乃馮乃崇乃斤乃削乃磨乃礱載丹爾石載漆爾松於赫

聖宮春颺融融髦士雍雍鼉鼓鼕鼕執事恪恭遂陳俎豆馨香其中

是役也梁公董其成多士治其事而兩齋羅公啟華廖公錫爵兩衙何公焜高公騰管公型承並與有力焉時斗與盛元績盧金鏡余鳴珂洪謙盛翼余光廷方瑛費冠武黃州衛諸君設局明倫堂同治邑乘實倡爲此舉例得並書因附紀之以補前記所未及云水園楊光斗并跋

南澣重修太保堰記

邑侯 梁鳴岡 翔軒

予洳武之十年南澣紳士上書重修太保堰卜日鳩工治事予嘉尙焉太保堰者前邑乘紀載特詳其源出巖陽山其流漚修水其故道淤塞不治距今已數十載矣豫甯固巖邑山峻削而水馳驟高原爲池爲塘以利一隅衰坂巨落烟火千家土田萬頃則沿溪爲高堰爲深

武甯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記

三三

五百字

陂灌溉不竭比年以來楚人來武畊山斬五圍木剗十丈岬伐鼓種玉蘆久則峴谷陵洞變遷水湧沙石以出入溪渚輒陂堰有力者疏之堵之俾弗壞而予嘗至石獲洞禱雨望巖陽諸山嵐橫烟斷高岬飛瀑萬餘丈始知太保堰水源所自出者遠也南澣距縣治不里許磨礮丁山繡壤交錯士民安業治生不佻不弛今春祀南壇過原上溝洫盈盈汨汨分左右流父老子弟遮輿顧盼欲有所言予詢之父老稽首再拜上言曰太保堰自客歲冬十月鉗幽鑿險平規道獲門嶙峋怪變不得過者數十丈一線蜿蜒而下溉田六百畝費凡三百緡有奇今已竣工欲邀父母大人一言以寵之言矣列諸貞珉垂之允久水利所關紀入志乘後之覽者繼繼承承

不忘所自則拜賜多矣予曰可父老懼忤以退而是役也生員候選千部舒承芳生員張大焯耆民盛學鈔居士盛學陪盛賡壽爲載事者予愛渠留心水利可型方俗故記

種玉橋記

編修 朱 紱 章浦

由縣東南行五十里底藍田有石梁偃然於溪上各種玉橋溪水自僊壇源蜿蜒曲折行十餘里經藍田東北出三碛灘藍田當孔道商旅遊人之足跡符牒傳遞使者之往來靡不道種玉橋者前此架木爲梁春夏水暴漲瀾漫洶涌滾滾不可過橋穀撞於洪濤怒捲中鉏解柱奪而俄頃敗矣遊者事迫日短徘徊於溪听不得去時或焱風驟雨雷霆震蕩斷魄銷魂里門夜闔星月雲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三四

四百六十六

迷林栖未穩山鬼噉嘯當斯時也則有孤客窮途感極而悲不自知其意之感縮也及伐石爲種玉橋成東南行者安軌徐步無潰陷衝突之虞至今五易歲矣橋縱約之八尋有咫廣三尋高縱之半參其水而流之費白金三百兩有奇經始於乾隆三十四年孟春月落成於仲冬月造橋者一齋先生盧君耀也癸巳之歲紱訪令嗣文學君兆明於環碧堂而先生則已謝世文學君間爲紱道其始末屬爲文以記之橋稱種玉者因藍田之名而傳之也

遊石鏡山記

余鳴珂

邑之東有觀風山去余家數里其巔平端軒豁橫亘如屏其左則爲石鏡山余嘗與盱江謝耻齋同邑盛季子

陟觀風之巔俯瞰諸峰如兒孫溪谷樓臺隱隱如線如
豆二公乃驤然長嘯曰可以觀風矣然猶以未探石鏡
之異爲缺然也越三日偕二公遊石鏡山沿小溪而進
石鏡壁立逕東高廣不踰一丈其下泉水溶溶然上則
懸崖峭壁白雲自隙中生其前則竹樹陰翳梵宇離奇
形影錯出一一如鏡中觀幾忘其爲石也昔柳州云目
謀耳謀心謀而余今日之遊曠然而靜窅然而虛其神
又不知何如也耻齋曰觀風高矣石鏡淵涵萬象森然
瑩然晶晶洞洞山川靈異之氣磅礴光怪一洩於此而
予覽邑乘文人學士過而遊者竟無文以傳何也盛季
子曰吾擬作長歌以紀之予日記之則是遊也非茲山
之幸歟故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字

重修南宋王進士墓記

梁鳴岡

乾隆三十六年冬十月王生勳子音持其遠祖松溥公
行狀伏跪而請曰先人官南宋其出處邑乘不詳近重
修墓表得其概於碑版中將風雨剝落是懼愿乞吾明
府一言以爲光寵余惟發潛闡幽表前哲以勵風俗邑
宰職也其曷可以無言案公諱念安字悅卿號松溥以
明經第宋紹興十八年進士歷知樂安盱眙武岡諸州
邑所至有聲而盱眙尤著公生平讀書以躬行爲本故
其於政也一舉而措之農桑學校興利除弊有補於國
脉民命者皆次第舉行江湖間咸頌其德當其時宋以
播遷之餘版圖日蹙而公位卑職微雖欲一展其才而
不可得矣遂挂冠歸里卜築蟠溪託山水以自娛自紹

興成進士乾道遷溪南中間纔十餘年於嘉泰元年卒
蓋四十餘年而公竟以蟠溪老矣公裔明秀才聘臣有
狀云公任盱眙時民懷其德吏畏其威蓋實績也又謂
公有濟時畧惜不傳卽其幸而傳者亦簡矣然猶幸碑
版僅存得此甚簡者以想見其爲人也公塋龍泉之左
蟠溪嘴亥山已向建昌翰林熊宗讓志公之先爲晉司
徒王導九世孫奔從金陵烏衣巷遷武甯箬溪奕生達
勉達勉生觀文觀文生實越二世而生公公於王爲琅
琊裔此舊碑之所可稽者今二生追遠之思上溯五百
餘年營石於原塋衣冠之地而重修之猶且尋公之軌
以爍於文章其尊親敬祖爲何如詎不足以風邪余心
嘉之因書此以慰其意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四百九十二

重建魁星閣記

邑令

石讚韶

儀亭

武甯介吳楚之脊水滙東南中流而分注蠡湖澎湃肆
大所謂修江上游者是也而江郭民屢悉皆依山爲障
臨流爲池無高阜大澤曠途絕險爲之隘余蒞茲土下
車伊始憑眺縣基形勢其西北蜿蜒聳峙者若屏若髻
若螺其東南流水之處無高山峻嶺爲之扼塞所謂地
戶宜補者是也而泮宮縣署適當其中前紳士植木構
亭建閣於

學宮之右非以壯厥觀實爲培文風起見余釋奠於學因見
學宮殿堂門廡燦然可觀獨魁星閣危聳於明倫堂之前望
之似覺逼壓有面牆之慮又非所以振興學校且按之
方位猶未協矩因顧諸紳士而謂之曰此閣邑人文之

所係也諸君欲因之乎抑欲創而新之耶因則局度逼隘未足以協大中之規創則相地經營始足以昭文明之治昔賢蓋未之審也於是集陳生毓江費生冠武共謀是役捐廉創修卜吉於城之東隅拓其雉堞爰立閣以爲象余嘉其志之適合遂屬二生董理其事厥土燥剛厥位面陽鳩工庀材越月而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事之興非興於興之時貴於有所能繼斯舉也非余好爲改步並博一時之譽望凡救弊補偏重士愛民皆守土者之責何敢讓焉他日毓秀鍾靈文明蔚起後先輝映是所望於同志

石鑊洞記

邑令 石讚韶 儀亭

嚴陽山麓有二石中空而多竅與溪澗相濼洞晶瑩秀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三七

五百〇八

澈東流匯入修江形如鑊然因謂之石鑊洞或曰是地也幽迴峻峭壁立絕壑世傳隱者善信結廬處云是二者余聞而未之見也夫物生宇宙苟有可觀卽誌之非必其爲怪奇偉麗卽石巖邃谷寒泉細溜有可以致其用何不可作名山大川觀哉今夏苦旱民方以爲憂設壇祈禱經旬而大甘未沛因稽縣志有宋前令禱雨故事又聞前令曾做其行余與同官虔誠齋戒禱于其陽出郭行數百步如火烈欲憩未能也逶迤繚曲而南隱隱雲中起心竊奇之俄而羣山吐陰衆川隱躍濛濛有象昭昭矣遂與同人徒行攀藤蘿歷崎嶇尋至其所靜氣凝神覺清冷逼人恍乎若山靈之來告始識向所謂竈泉飛仙者非誕風物固殊焉於是焚香祝禱禮成甘

霖饒野隨車而應低徊久之不忍去且境未經閱歷詎知上下千百年流傳臆信其有得乎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石鑊之傳得毋類是是不可以無述惟謹誌其神靈感述與夫官民憂勤爲茲邑幸也維時都閩張君雲鶴廣文羅君啟華職員張君居桂費生冠武是皆同余共歷其事者

儒學門記

石讚韶

有門翼然於文廟之左曰儒學門四十都士民所建也先是其地爲周氏祠右廂所逼無可門凡謁膠庠者由街折巷境頗局隘廟旣新殿廡宮牆一時備美而從入之始觀瞻不肅執事者每徘徊焉都之人以重金購周祠左廂民屋三棟之地將撤而爲門予下車相之以爲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

五百字

不可詢之都人乃知其購左者意在易右謀適不成也于是召周人董勸之易厥券乃大協撤其祠右之屋豁然以寬經始乙巳落成丙午都之人鳩工庀材爭先踴躍爲門凡十二楹高二丈有奇廣袤如度大矣細栢以漆以丹門外砥石爲階道凡三級階外平衍停輿駐驂綽乎衽如矣旣成都之人言於予曰民之自闕自粵東自省之贛入籍者合爲一都土著以來安敦獲吉頃附急公之例竭數十家之力捐費重貲左右遷移勉成斯役猥欲得予一言以紀其實予旣愛都士民之好義又念是門爲學者所從入附美富之地不可無嚴正之觀今乃煥然一新示人以寬廣軒豁庶幾圍橋觀聽出入是門者顧名思義涵養於學問以躋古儒行之林謂非

蒞斯土者之厚望歟因爲紀其始末爲都人勸且爲邑人勸也

重修

石讚韶

武廟

城隍廟合記

我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海宇晏然人物恬熙蓋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矣

聖天子敬

天

勤民懷柔百神自

京省內外以至於山陬小邑罔不勅司

土者祇肅明禋於以彰教化而資保障焉豫甯古艾城也唐長安中置縣而武甯以名凡厥祀典後先具舉縣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三九

八十一
三百五十三

西數十步爲

文廟重修於乾隆壬寅癸卯間殿宇巽序煥乎可觀縣東數十步則

武廟

城隍廟在焉

武廟之制奉文構於雍正初規模隘陋

城隍廟舊在縣治西今學宮地雍正元年前縣令廖改建

於今所經今皆數十年久且圯矣余以乾隆癸卯承乏茲邑兢兢於所以治民事神者顧以成民而後致力故未議也越四歲戊申邑事稍稍就理乃進紳士而諭之曰神者心之靈設以立教而俗之淳偷以及吉凶豐歉之故皆係之武廟以祀漢髯將軍忠義表也城隍廟地元社屬俗所稱冥司也廟屋不治恐靈之萃者或

渙乎曷謀所以修之一時人士翕然響應商經費量功
庀材惟恐後未幾余適奉檄攝金谿篆蓋匆匆垂厥緒
而去而紳士亦悵然失所爲督率者及今孟秋復還茲
邑余固願踵事勿棄基諸首事亦踴躍續前績奮迅倍
增不數月而 二廟同日告成亦如 文廟之煥然一
新是役也經始於乾隆戊申八月落成於庚戌仲冬蓋
三厯寒暑云夫宰邑者有宰之正務余學古入官其敢
以是區區者爲太平潤色以一朶一椀一瓦一石之需
堂室楹庭前後廣袤之度爲竭心膂以經營哉惟余三
考蒞武夙夜祗惕思懋績以答

皇猷恒懼不勝竊喜一時神人悅豫穆穆熙熙而余得以從
容有事於斯是所幸也余又維武俗儉樸勿縱淫祀祠

武甯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四

八十二
四百六十七

仙佞佛是以肅恭於忠義正直之神不懈也人心之靈
著于象教民風可進於隆古也抑心之靈萃神之靈昭
將必爲之禦災捍患錫福降祥於無旣也語曰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詩曰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二廟固藉
前乎此者余因得所藉手而諸紳士之勤勞胥不容沒
爰著其顛末鑱之於石十鄉董事程式余鳴珂費冠武
楊載歌陳池陳毓江林雲方煥盛拜颺葛咏周翁顯祖
陳淮夏雲龔聯奎舒承芳余謙光邱蕙蘭熊遇周李廷
恩余焜邵光宗章選青蕭承謨余一棟張鴻翥盛飛騰
例得附書是爲記歲在上章闔茂復月日

新峯寺記

熊鎮瀾

縣治西離城四十六里有山曰會龍形如船有寺名新

峯其傳最著左有池可濯予名之曰浴仙池寺居山腹
溪水環抱溪之上闢石竇一徑通幽四面林木蒼鬱外
視之不見邑之賢大夫公車經過往往留駕樂其林泉
清幽喜爲題詠寺始於漢明帝時糧五百石有竒浸以
銷沉明正統二年復興於高僧大徹之手銅冶瓦廬一
尊長丈餘重一萬七千觔背有字可識萬曆戊戌年佛
數陽九文殊西去陸侯來茲宵駐捐金偕修又廢天啟
二年寺僧洪慶新縣鍾人也徧募諸好義呂磚代木草
率成功歲久漸頽佛與榛莽爲隣暴露風日雨雪中無
人顧之佛亦不能以自主逮我朝康熙壬寅年寺僧
雲靜從龍興居此偕其徒文性徒孫明朗畊薄田五畝
奉佛頗虔雲靜文性既逝明朗攜姪孫普熙勤且儉積
貲三十載于乾隆三十二年撤其舊而大新之建毘盧
殿于坡上規模宏敞左右翼以廳樓凡數間兩廊共十
間前屋數間佛殿前階除寬廣可容數百人寺落成裝
繪佛像工竣予與西安友人吳譽遠乘好風日重遊於
此賦詩以爲樂明詛設茗饌欸予請爲記以垂于后予
謂物之盛衰興廢各有其時時之所值又視夫其人曩
者始創而興興而廢廢而旋興至於糧五百石可謂盛
矣而復廢焉此非佛之不靈也時爲之也今明朗經營
拮据力必出諸已貨不募諸人此非佛之遽靈也時爲
之也予昔讀書鹿洞與九江黃體中楊梅閣長甯曹良
臣表弟吳沅門人丁曰幹張華甫遊匡廬諸峰訪隱樵
禪師于秀峯寺愛其書法韻語談論竟日相與流連溪

上撫摩先代名人厓篆碑刻仰眎玉簾瀑布恍如身趨
仙界逡巡不欲去梵刹既幽僻而隱樵復能留人未嘗
不嘆地之靈靈于其人山之名名于其人也明朗置田
百畝能教其徒孫沙淨悉心于儒次治楞嚴般若諸經
殆釋而能儒者予之文固不足以傳茲山而明朗之傳
實有藉于沙淨寺宇興廢僅如海田互變尋常事耳他
日沙淨或能如隱樵酬接文人學士可爲茲山生色斯
刹直傳之勿替又豈如風雨所能剝蝕者乎所謂物之
盛衰興廢視夫其人者明朗其喻此意也耶予因其請
既作詩以勗之而復爲之記

寺新于乾隆三十二年茲記已詳嗣僧煥輝月輝率
徒孫雪峰重爲修整徧募諸有力者捐金裝飾而佛
堂神像視明朗時更一新矣歲在同治五年仲冬月
上浣日附貢胡美玉又有記存焉

